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韓文公集卷之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七十八

宋

神宗皇帝

丙熙寧九年春正月下溪州降遂城之續綱目作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考宋史神宗紀熙寧九年正月下溪州刺史彭師晏降章惇傳不載其事

蠻夷傳師晏為下溪州刺史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自察訪使召還為三司使尋以鄧綰論出知湖州事在熙寧八年十月是下溪州降時惇并不在其地安得云惇招降五溪乎續綱目敘事不實多類此今改輯

先是下溪州彭師晏襲州事師晏兄師綬殺其父仕義師晏殺之事具前尋進為刺史會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

刑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注兄尙蠻各以其地歸版籍至是師晏遂降下溪為誓主招納其詔誓下故師晏亦降

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同漢民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于是五溪注見前

皆平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

欽廉既陷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王安石見之恚

怒自草勅勝詆之以天章閣侍制趙高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

北邊奸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高與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高孰可代憲高言逵老于邊事願以為

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注見前占臘即真臘國在占城南合擊交趾

秋七月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知陳州張若濟獄事具前久不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氏族略練氏見姓苑建安多此姓

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

石奸狀敗露始為神宗
所厭惡賈已盛鄧綰處
去而失勢上書為乞恩
小人醜態畢現不復知
羞恥安石聲言當黜蓋
揣恩遇已衰藉此表其
正仍出于自固計非由
之論也綰既以此貶斥
安石亦不久罷免心勞
拙作偽果何益哉

石盡棄所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忿患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八月罷鄴祠廟

司農鄴祠廟于民應天府閼伯高辛氏之子微子具見前廟閼伯廟在歸德府城內一名象賢祠皆在鄴

中判官劉摯嘆曰一至于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邪方平矍然託摯為奏

曰閼伯遷商邱主祀炎火閼伯為陶唐氏火正居商邱祀大火見左傳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

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今日協忠廟在歸德府治西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事具前能捍大患

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

之意疏上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于是天下祠廟皆得罷鄴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知樞密院事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

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往寓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

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

充欲有所變革乞召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還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于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

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稅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

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十二月郭逵敗交趾兵于富良江一名盧江在今安南國治北其上游即雲南之瀾滄江由李乾德降

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征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
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
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
其廣源州注見前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柳縣地俱在今安南國界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
德罪治劉彞沈起開蒙之罪安置隨秀州已而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乾德尋歸
詔宦者李憲節度秦鳳熙河諸軍

董戡將果莊先寇五年谷在鞏昌府洮州廳北復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
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字器資等極論其不可且言果莊之
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己丑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畧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鑒空開
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卧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大決于澶州此黃河南北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在今開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

山張澤澤在兗州府壽張縣東南梁山山下即古鉅野澤下流汶濟二水會而成澤分為二派一

王韶將略尚優故每戰克捷至矢石及帳而新繼自如或其指揮已定藉此以示鎮靜因不致有意外虞耳若漫無設施賊至而高臥不起其去束手就斃幾何

合南清河

即古泗水注見前

入于淮一合北清河

即古濟水今自東平州北出口鹽河派還濟南府曰大清河又合小清河濟之南源也古謂之濰水又東

北至武定府

利津縣入于海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

文秀博言臣前奏河勢變移漫流四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遠之境而柳水漫無施設但希省費之實未嘗增修堤岸今者果大決溢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

博采節不明今依河渠志改輯

明年決口塞詔改曹村埽曰靈平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

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

前知程顥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

富弼司馬光呂公著雅敬雍雍名所居曰安樂富時遊城中乘小車一人挽之士大夫識其車音爭相迎候或留信

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室以待其至謂之行窩

安樂窩在洛陽縣天津橋南及卒顥為墓銘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答傳于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伊遜殺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伊遜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

蕭薩滿

舊作霞抹今改

之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和爾郭

字阿斯里斯古阿斯里斯

按和爾郭舊作忽知

伊遜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實

沙

穆爾古納部人蕭實沙舊作蕭十

謂伊遜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伊

遜然之乃陰令護衛耶律扎拉

舊作查刺今改

誣告都宮使耶律薩刺

字董隱南院大王穆哩庫之

及和爾郭等謀廢立按驗無狀而罷既而伊遜復令蕭額圖

國舅少父房之後舊作訛都幹今改

等誣首扎拉前告非妄遼主命伊遜張孝傑

遼州永霸縣人作耶律孝傑今依遼史改

等鞠治薩喇等誣伏

皆殺之而幽濬於別室濬具陳枉狀屬邪律延格

字善寔時為北牙舊作燕哥今改

遼史改等夜引力

易其言為欺伏遼主廢濬為庶人徙於上京伊遜遣其私人蕭達囉克舊作達魯今改

士殺之詐云疾薨遼主命有司葬龍門山

在今宣化府赤城縣北

既而伊遜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

後知其冤悔無及連濬濬曰昭懷太子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編簡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

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

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

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

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等書行于世

戊午

元豐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

字和父鄭州管城人

同知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夏六月癸卯朔日食

秋九月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帝臨御日久羣臣憚上威嚴莫敢進規公著在翰林每因事獻納帝深敬之故有是命

帝嘗以釋老之

事語公著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

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

遺策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召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脩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剝削之公著曰不可削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未已

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

注見前

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

字君表新淦人

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

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議論陛下兼包宣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昔在言路

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

字持正泉州晉江人

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濬川杞非濬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觀欲得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

字溫伯建昌人

御史上官均

字夷衡郢武人

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

蔡確劾罷他人而即居其位以驚賊之性濟其觀視之私視儼人而奪之貨罪又甚焉確小人之尤固無足深責乃神宗每于其論劾即去其人而以其位授之一之為甚乃至再三不亦惜乎

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太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字冲元福

州閩及元絳子者寧以下皆逮繫遂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

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去甚

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

秋八月許二史左右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筆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

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候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

著為令

下知湖州蘇軾獄尋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考蘇軾詩集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赴臺獄有寄弟轍詩十二月二十八日思責黃州又有詩月日甚明續綱目因兼書軾貶乃并軾下獄俱係于十月後非是今改書于八月仍兼書軾而加尋字以別之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于國中丞李定御史舒亶

州信道明州慈谿人植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謂駙馬都尉王說說字晉

御開封人尚英宗女魏國公主逮軾赴臺獄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雜治定等媒孽以為誹

謗時事鍛鍊久之且多引名士欲置之死太皇太后方違豫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

軾兄弟喜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拮至于詩其過微

矣宜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

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一旦

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賞之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于

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賦咏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龍知以為不臣
 帝曰彼自咏檜爾何預朕事已而獄具賦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誨輩公為朋比如
 盛僑周郊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畧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
 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王誨皆坐謫貶張方平司馬光
 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當國正人不得立朝嘆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取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敞
 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起獄親朋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仇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
 與軾相知久其所以來文字書問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仇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以忠義
 分譴則所願也至是以舉吏累請主哲西京御史臺軾既居黃州三年帝手札移軾汝州軾
 未至汝上書自言願居常州許之至哲宗即位始復軾軾既居黃州三年帝手札移軾汝州軾
 年劉敞字貢父敞之弟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鎮從孫

冬十月太皇太后曹氏崩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母得入謁帝曰此春秋高數請召弟倫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倫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輒遣出

曹倫字公伯彬之孫帝嘗有意于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杖士卒

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

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庚申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伊遜于興中府注見前

伊遜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時年六歲因言宋魏王和囉噶字阿尼雅與宗第二子阿囉噶

之子濬可為儲嗣羣臣畏伊遜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一名托嘉字特默六院部人

諱不也特默舊作夷離畢今改蕭陶海字烏庫哩宰相特六世孫陶海舊

作特免今并改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於黑山東朵顏今喀喇沁地見

扈從官屬多隨伊遜後始惡其專遂改知南院大王遼初分塔喇額勒勒金為北南院大王額勒勒金統軍馬大官舊作迷刺夷離量
改事伊遜入謝違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遼初分塔喇額勒勒金統軍馬大官舊作迷刺夷離量
舊作迷刺夷離量
判今改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遼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充為相務安靜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

世所識

葬慈聖光獻皇后

夏四月瀘州夷復叛詔邊將討之

初烏蠻有二酋曰晏子箇怨熊本既平柯陰事俱前并招納之晏子尋死箇怨授知歸徕州即柯陰廢

縣改其子乞弟授蕃部巡檢會羅苟夷叛犯納溪宋縣今屬瀘州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檄

乞弟倚角遂平羣蠻兵罷未幾乞弟帥步騎六千至江安隋縣今屬瀘州城下責賞都監王宣以賄召

之且與盟乞弟以為畏己益悖慢至是以眾攻熱夷宣往救之一軍皆沒朝廷驛召存寶授方

畧使統軍進討存寶怯懦不敢進明年存寶坐逗遛棄市以環慶副總管林廣萊州人代將乞弟

請降帝不許督廣進師廣擊敗乞弟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叢箐雨雪浹旬士卒死

者不可勝計窮追過鵝飛不到山在江安縣西南次歸徕州竟不得乞弟而還後乞弟無所依往來羣蠻間遂死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

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其次有階有勳有爵叙位著職以待文學之選差遣以治內外之事而官但以寓祿秩而已故仕者皆以臺閣禁從為顯官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官之遲速階勳爵邑之有無皆非所計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璠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字伯壽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于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詔徵致仕秘書監劉几議樂侍郎范鎮參考几請知禮

院楊傑字次公無同議先是傑言大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二曰八音不

五曰樂失部奏六曰祭祀享無分樂之序七曰鄭聲亂雅并上十二均圖帝以其圖說下鎮几參定几言律主于人聲不以

尺度求合儒者泥古致詳于形名度數而不知清濁輕重之用故求于器雖合考于聲則不諧

乃即舊樂仁宗時而增以四清聲鐘磬十六十二為本聲四為應聲本聲重大下王朴樂二律

朴樂聲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今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且請追考成周分樂之序几以周禮大樂正凡樂圖鐘

鐘為角則用黃鐘均也今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宜以夾鐘為宮用其均宮聲為始終其黃

鐘為角則用黃鐘均也今明堂景靈宮降天神之樂宜以夾鐘為宮用其均宮聲為始終其黃

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辨正二舞文武舞容節傑議同而鎮欲求一稭二米真黍以律生尺

改修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

之不報

秋七月羣臣直言闕失

王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于下變象見于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

一指蔽目弗見泰華神宗此語非不明鑿障之患者乃知王珪之佞而不能除知泰華之患而不能用非惑于鑿蔽而何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神宗之謂矣

三省無專職六曹不覆本務誠非循名責實之道然不過申今各共其事無負設官分職之本意而已空名固無當治理專練又何裨實政乎使事紛更而無適于用且使羣小得逞私意以作奸神宗事而不知體要大率類此

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溝瘠取利究于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近臣之行杜邪枉之門至于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嘆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離取唐及宋初舊制自開府儀同三司

書令同平章事者易以開府儀同三司領左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

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

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工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不至已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台將不至已

而光果不召俞充

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為副使向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持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

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冬十一月己丑朔日食

辛酉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公著韓鎮同知院事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

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治水之法貴在因時制宜
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師
禹者當師其意而不師其
迹況河流遷徙不常宋世
洪潰已非復夏后導河形
勢必詳詳以復禹舊迹為
說何異刻舟求劍乎

朱服字行中湖州烏程人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于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彊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
開封府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先是河決澶州北外都水監丞陳祐甫議修禹河故迹請先遣使相視祐甫以商胡橫隴故道地勢高平土性疏惡皆

不可復復亦不能持久惟禹故蹟在大伾大行之間地卑而勢固故秘閣校理李垂與從之至今知深州孫民先皆有修築之議望名民先同河北漕臣自王供埽按視迄于海口

是河復大決于州之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

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

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在今天津府靜海縣東北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堤五十九埽

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堤至是竟行其言胡渭曰自商胡決後二十一歲為熙寧二年河

五月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充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來歸

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幽之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詔熙河經

制李憲等大舉征夏召鄜延副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往持其臂以

來耳帝壯之乃決意西伐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遠

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鄜

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

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

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字公輝出環慶劉昌祚字子真出涇原王中正宣者開封人出河東分道並進又詔吐蕃首領董氐集兵會伐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帝自即位欲更制度以王安石議置審官東西院事具前于是典選之職分而為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官西院曰三班院又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命廷臣議選格遂定銓注之法悉歸選部而左右選分焉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舊制中書有堂選與百司郡縣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在中書欲罷堂選曾公亮不可而止至是既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氐兵三萬敗夏人于西市新城在蘭州府阜蘭縣東南復襲女遮谷在阜蘭縣東破之遂

復古蘭州城之請建為帥府既而种諤克米脂城宋砦今為縣屬綏德州高遵裕復清遠軍注見前王中正

以河東兵入宥州中正率兵至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漠中遺民百餘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又恥無功遂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

南至清澗縣入黃河即古秦延水也以潰沙急流深淺不定故名

冬十一月癸未朔日食

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州而還

劉昌祚率蕃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環慶兵不至昌祚次磨嘴隘

在寧夏府靈州南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

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在靈州南以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

死遂潰而還餘軍纔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

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在榆林府榆林縣南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在榆林府懷遠縣故夏州南會大校

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有

州行至柰王井在廢州西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還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

上營于天都山下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北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新都喇卜丹舊作仁多

敗之次于葫蘆河注即蔚茹水見前遂班師時諸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戊壬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

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

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討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

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今鞏昌府靖遠縣本唐會州後沒吐蕃宋初屬夏後收復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

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饋餉不接為辭釋弗誅

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夏四月壬子朔日食

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宣舉劾多私氣熾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復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于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額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

西夏之罪浮于淮蔡廷臣乃無一人致裝度贊成謀畫者且謂諸將非有光顏懋比其悍于行師沮撓不遺餘力宜神宗有不出公卿而出于閹寺之請也公卿既無足與謀轉以閹寺能盡心而任之國事未有不日壞者明崇禎之亡國正復坐此然其時之公卿亦足見無一有人心者矣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鞏所製訓辭典約而盡未幾卒

州所至皆有聲績呂公著嘗言于帝曰鞏為人

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呂公著罷公著以興兵討西夏秦晉民大困數白其害不從引疾求去出知定州

宋神宗皇帝